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



遺文

說二篇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不可褻玩

馬子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連之愛同子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春陵周博實撰四明沈希顏書太原王搏篆額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東錢拓上石

附晦菴書畧說後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

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迹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旣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園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

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書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馬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者

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其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旣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朱文公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度性書記云按吾鄉前輩何平仲詩集有贈周茂叔詩又有聞周茂叔中年有子以詩賀之又有題張氏養心亭詩又有留題

養心亭詩又有題茂叔拙賦又和劉職方  
遊張氏園亭詩首句云此地吾鄉境味此  
言然後知張子宗說者乃吾鄉士也今觀  
濂溪養心亭說自言偶至其亭愛之遂  
爲題此名且稱其人德行有文又語之以  
聖學之要且爲濂溪與進如此幾子之賢  
不問而可知也惜乎其事業不見於當時  
所爲張氏園亭者今已湮廢不復可考當

訪其子孫及鄉之父老問其遺基所在使  
好事者葺之而置先生祠其中以爲吾鄉  
故事云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記

賦一篇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  
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

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  
下順風清弊絕

碧落石汝礪書象

附晦菴書賦後云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  
聞之於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  
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  
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關江東道  
院之西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

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  
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

謹記

祝文二篇

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  
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  
兼管内勸農使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

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  
宣王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  
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  
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躬  
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  
列室於廟中朝夕瞻睅容心慕至德日蘊  
月積幾于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  
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則夫子之宮可忽歟  
而邵置於惡地招于牙門左獄右廡穢喧歷  
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  
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  
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  
謹以禮幣藻齊式陳明薦以充國公顏子配  
尚饗

告先師文

敢昭告于先師充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

成恭修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  
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  
幣藻齊三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

附邵州新遷州學記

權湖跋轉運使朝奉郎掌書度支郎中孔延之撰  
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養常欲濬其淵  
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為之高堂大室以便  
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脩潔以

環其外大抵欲後進之士得以優游燕息  
專其思慮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故曰  
廸士就閑燕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  
盛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來雖  
亂多治少然歷千餘載而理義綱紀未至  
息滅者以夫學校及猶有存焉宋承五代兵  
火之後禮官自闕以興黜堯祿至于百年民  
大休息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而

守令不能勸德音厲上意因循故習以至  
於復壞其後有能奮然興之者鮮矣何先  
王之所重而時人輕之甚也其弊在不知  
道德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爾非好  
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君博瞻  
茂叔以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來攝邵事  
患其學舍弊隘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  
故學之材徙而新之郡民悅喜荷鋪簞

來助其役逾月而成有殿以事先聖有堂  
以集諸生栖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  
嚴乎其可觀而法也即而趨之靚乎其可  
居而樂也於是邵之士交相告語其各奮  
勵修飭以無負吾周侯教育之音意而為鄉  
閭之羞嗚呼邵雖小邦然亦古荆楚之地  
在民所謂榘楠杞梓各鄉之材多由楚出夫  
豈無豪俊之士可束帶而立於朝廷者耶



然而近歲未有顯者非士之罪乃教化之不素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爲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銳於進學吾將見才冠天下各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設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爲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爲先延之旣聞命遂爲

之記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

序一篇

彭推官詩序

附彭推官詩

宿崇聖院

渠陽幕史彭應求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寢心疑在沃洲

博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

承乏表州盧溪鎮市征之局旬鮮事表之進  
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  
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  
字信乎能覩天巧而膾炙人口矣俄聞分寧  
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  
有謂博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所誦推官  
之子也吉與表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為  
善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

其慶將發於是乎博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  
遷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  
五年而太博為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  
運使博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  
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過渝州越  
三舍接巴川境間有溫泉寺艤舟遊覽忽覩  
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轉運  
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家繼以短

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  
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  
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  
惇實撰將仕郎守合州石照縣令王夢易題額  
附度性善政云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  
詠吾鄉北巖釣魚巴丘龍多昏其勝處意  
其當時經行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  
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此

吏報至正蒙恩知重慶軍府事於是溫泉  
寺僧於過道得片石髮髯若有字畫者拂  
拭之見其姓名曰新史君每誦說濂溪先  
生此其筆蹟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  
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脩其年譜得  
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  
其他所記最為詳備濂溪初任時年方踰  
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

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  
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  
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  
妻之其講聞之蓋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  
貴贈尚書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  
其治經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  
得志耒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三先生所推  
如此然正閔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

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於文貴華而  
賤實遂使大雅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  
歎哉正恐此刻躡藉之餘久而漫滅遂摹  
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  
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後學巴川度  
正記

書疏

與傅者首伯成書

博實頓首傳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  
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獲用休適博實自春  
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  
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  
必詩雅則雅矣形勞神瘁故尚未有意思為  
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  
此中人喚染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  
作漫韃紗衫并買穉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

恨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喧煥加愛加  
愛不宣博實頓首傳君茂才足下三月四日  
附傳耆書云耆啟微陽復來君子道長恭  
惟茂對穀旦多集繁禧欣抃昨辱急步至  
傳誨筆且審公餘起居百福封君尊候康  
寧蓋執事以濟衆為懷神所勞賚故得高  
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  
賤子聞之弗勝喜蹈又得知陸丞沿流一

無驚憂平達荆渚良辰計至輦轂欣躍之  
至弗可勝旣惟未克趨見增鬱且伏計爲  
國自重又書云書再拜邇者石照公自皂回  
嘗具短書少致叙謝之懇諒已塵清視日  
來恭惟郡政多暇尊候萬福著旨舍里中亦  
常式但遠遠高賢修已浹日鄙吝之懷又  
復萌芽矣所幸邇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  
坐誦默有所得俾不遂溺於時習而失於

古道也然必待再一言待以卒其業焉  
又書云宮舍明公執事兩旬不偶便冀弗  
克上記可量傾想兵卒至忽捧來教且幸  
聞公介萬福得聞封君雅候甚平復又得  
聞陸丞已抵荆渚諸况安吉又得聞短序  
有踈脫颯是皆可喜事感刻感刻兼承寵  
示說姑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以之雜  
於元次山集中能文之士觀之亦不能辨

其孰周而孰元也若者青小予屢得觀雄文  
以爲模範豈不幸之大乎唱和詩濟川集  
皆已寫訖欲於此卒回附上却慮不能護  
惜計非遠必有急足來即得拜納也前所  
告者二集因便切希借示萬祝萬祝霜寒  
加甚伏冀爲國自重

又傳者答盧次山書云茂叔姑說竊謂以  
之雜元結集中俾識者觀之不能辨其孰  
周而孰元來諭以謂辭渾義密如軻之文  
真知言也

又書云惟識中下又爲時事所役不克專  
一於道日來復多作雕刻無益之詞以混  
吾常習嗚呼其不得已也忽捧執事誨筆  
副以二何詩集且喜且讀併釋煩悶若盛  
暑沃冰雪何快如之又聞適辰甚多詩章  
新吟以勿遽未暇寫示彌益思念後訊切

希借貺以爲規範則後進生之懷抱愈有  
所開發矣獻歲發春恭惟云云

又書云者頓首再拜去歲季秋邵陽遞筒  
傳及執事教墨發而伏讀詞與意厚雖在  
數千里外若奉高標大論其欣快何如哉  
又蒙寄貺同人說徐展孰讀較以舊本改  
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  
仰慕之不暇也歲且春矣恭惟貳政窮經

之餘起居萬福者茲粗如老幼幸無恙惟  
是書策筆硯不敢少輟但寡師友磨之耳  
濂溪詩文皆當世名公所爲自顧頑鈍未  
敢措手或時強爲皆未能脫俗氣故遲疑  
蓄縮久而未敢塵聽也又聞陵陽韓職方  
爲代中前來漢嘉乘船計必如期南下伏  
想知悉西南相遠未涯趨拜益冀爲宗社

自壽

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說始  
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



寄之二說即所謂易  
通者今不載於通書

慰李太臨才元疏 治平二年

惇頤頤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  
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  
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佳苦痛  
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

四月 日汝南周 惇頤 疏上

與二十六叔等手帖

惇實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  
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  
喜無盡惇實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  
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未間伏望順時倍加  
保愛不備姪男惇實狀拜上二十六叔三十  
一叔諸叔母諸兄長 座前 七月六日夜諸弟  
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手帖

仲章夏執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  
李老通老韓姐善善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  
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汝備酒  
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  
萬好將息不具叔正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工便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  
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女姪兒各計安好  
將息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

善善與新婦安安安汝切不得來不得  
來周二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  
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鄒教授跋云先生之文章傳於世者有通  
書遺文唯其字畫人無識之者乾道七年  
十月專來春陵訪先生遺跡久而後得此  
於諸生胡元鼎之家嘗以墓誌及家譜考  
之先生始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惇願

仲章其猶子名也當先生之世朝廷所以  
褒贈其先人者止於諫議大夫前帖之名  
蓋其未避諱之時而與猶子書豈先生季  
年爲嶺南使者與守南康時耶辭氣溫厲  
讀之如見其人敬刻之石植之祠前祠舊  
在郡學稽古閣往來者莫之見無以感發  
於是遷于敷教堂云淳熙二年正月日迪  
功郎道州州學教授昭武鄒衷謹書

南軒跋云栻來桂林適先生之鄉因其鄉  
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尋訪先生舊蹟已  
而胡良輔者持二帖及周氏家譜石刻來  
良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自是考諱輔  
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  
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生二子長  
曰礪礪之子仲章第二帖所寄是也次即  
先生石刻又載濂溪隱居在其鄉石塘橋

西美舊有此名先生晚築廬山之下有溪  
焉因亦以名之示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  
父老相傳尚能道先生此意也拭不佞竊  
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  
心畫而寶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敬敬  
書左方刻石桂林學官與學者共焉淳熙  
三年月日張拭

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君慶牒

承奉郎守太子中允簽書合州判官廳公事  
周惇實右某謹祗候謝 都曹員外伏聽  
處分件狀如前謹牒

嘉祐元年十一月 日具位 某 牒

賀傳伯成手謁 嘉祐六年

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惇實專謁賀

新恩先輩傳弟 三月十一日手謁

度性善跋云濂溪以嘉祐元年為吾州僉

判至五年六月九日解去越明年從遊之  
士遂寧傳者登進士第相遇京師是歲唱  
名在三月癸巳十三日濂溪往賀之蓋釋  
褐之三日耳按傳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  
以姑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  
說二說當即所謂易通者往時晦菴先生  
書正所藏伊川手狀有曰濂溪遺迹計其  
族姻閭里間必有存者後書又曰濂溪文

字與曾訪問得否先生奉奉之意與  
易說以補通書之遺傳之後世而歲月深  
遠不可復得未幾而先生亦已易箚矣然  
正平日所以聞諸先生者則何敢忘也頃  
自嘉定還成都寓於二程祠堂之右塾偶  
得此紙及明道伊川書各一伊川筆蹟宛  
如前時明道以蜀牋作小簡漫滅者數字  
先生所以丁寧於正者雖不止是然斯文

之傳三君子者實發發之盤五几杖尚不  
可忽而况於心畫之微乎嘉定十三年八  
月日後學樂活度正謹書于重慶之郡齋  
詩

### 書仙臺觀壁

先生在合陽沿外臺檝按臨赤水  
縣簿書與將仕郎赤水今費琦游  
龍多唱  
和八首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

山仙甚古

晉馮蓋羅  
上昇處

躋攀必足到官忘

費令詩云先生舊隱寄煙岑丹竈仙臺暫

訪尋

觀有馮蓋  
羅爐竈在

自歎不如雞犬幸偶靈靈

藥換凡心

### 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

琳宮金剎接峯巒一徑潛通竹樹寒是處塵  
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費令詩云巖扉相望路紆盤杉桂風高夏

亦寒游遍陟忘各官意復無生計可休官

###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  
君五君其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費令詩云平生癖愛林泉處名利繫人未  
許閑不是儒流霽風來登山游騎恐難攀

君沿外臺牒請  
臨按本邑簿書

呈謝簽判殿丞寵示游山之什 琦

夫君落筆盡珠璣不比相如意思遲

韓性還遂成三  
章其俊敏如此從此合陽須紙貴夜來新

### 有愛山詩

### 和前韻

巖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  
定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附李悅齋跋云皇乙酉歲曾游龍多愛其  
幽勝獨恨山裏未有建炎紹興以前諸賢

題詠今聞同年友或監周鄉嘗屬其鄉士  
趙飛鳳訪求飛鳳為梓空陟險至高崖危  
嶺斗絕荒阻之間乃得濂溪周元公與令  
君實琦唱酬詩八首實嘉祐五年正月所  
刻蒼蘚剝蝕嵐霧蒙翳飛鳳洗剔除治幸  
字畫未至刊缺然猶謂向刻石處人迹罕  
到今雖刮磨表出之恐又仍復堙廢乃別  
伐石屬真天書刻之觀臺寺俾來游者皆

得縱觀豈復增茲山之重又以興起士俗  
賢賢之心於世道不為無補紹定庚寅春  
分日眉山李真題

劔門

出劉禹卿集  
劔門銘詩集

劔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  
戶都無閉空有關各點真琛

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

出盧陵集

公暇頻陪鹿苑遊朝夫仍得送行舟軒車更



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澗  
號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奧愁言去明日  
瞻思上郡樓

清獻和詩云顧我入趨堯闕去煩君出餞  
贛江頭更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船一日  
留清極到來無俗語道通何處有離憂分  
携豈用驚南北水闊風高萬木秋

別本云  
清獻自  
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遊香林寺石  
刻可考大成集以爲萬安香城非也

行縣至零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

沈幾聖希顏同遊羅巖

嘉祐八年五  
月七石刻石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  
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同石守遊山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  
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  
心曰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欄久爲戀

林居作退謀

江上別石郎中

葉落蟬聲古渡頭  
渡頭人擁欲行舟  
別離情似長江水  
遠亦隨公日夜流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自香爲友  
松何枯向春  
榮來天澤重  
歿去綉衣新  
畫你百年夢  
終歸一窖塵  
痛心雙淚下  
無復見賢人

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

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

三月山方暖  
林花互照明  
路盤層頂上  
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  
禽聲谷應清  
天風拂巾袂  
縹緲覺身輕

題靈隱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  
一杯復一杯  
青山無限好  
俗客不曾來  
往事已如此  
笑來顏安在哉  
寄語地上

客塵亂竟誰催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  
勤讀書賦為莫不善才力盡有餘西北方求  
帥浩然寧久居

題豐都觀三首刻石觀中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真  
風杳何在復松喬相共蕭森 右仙

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

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 右讀英真君丹訣

久厭塵分藥靜元俸微猶之買山錢徘徊真

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右宿山房

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  
顛何似者數書身重更留衣

按部至春州

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嵐瘴更無春度山煙  
鎖埋清書為國天終護吉人萬里詔音頒隆  
下一方恩惠盡均御名丈夫才略逢時展倉  
廩皆無取富民

題惠州羅浮山出羅浮詩集

紅塵白日無閑人況有魚鯀繫此身闕上羅  
浮閑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真

贈虞部員外郎譚公昉致仕

清時望重貴自貴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  
着綠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  
德寧為道者肥

書堂

元子溪曰讓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  
顧相欽廬山我父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流  
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上白石磷磷沈潺  
湲來數里到此澄澄深有龍不可測岸竹寒

森森書室構其上隱几看雲雪倚楮或歌枕  
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具默或酒或鳴琴數十  
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總前即疇圃圃外桑麻  
林千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暖大富貴康  
寧無價金吾樂盡易足各溪朝暮侵元子與  
周子相邀風月尋

思歸舊隱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明醉榻雲蘿潤吟

瀑瀉清關方為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  
白車輪未曉鳴

夜雨書愁

秋風掃盡熱半夜雨淋淋漓遠屋是芭蕉一枕  
萬響圍恰似釣魚船蓬底睡覺時舊隱濂溪  
上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籠辱不相隨肯  
為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書春陵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書常閉開闔從方便乾坤  
在此間

南軒先生語錄中一條或於春陵舊闔扉  
上得一詩云云先生詠之曰此濂溪詩也

行記

東林寺題名

周慎實茂叔余從周元禮孫儼安禮王深之  
長源沈遜睿達樂岳惟嶽嘉祐庚子十月二

十一日相會東林寺

澹山巖局留題

周惇頤携二子壽壽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  
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賡同遊

含暉洞

治平四年後蔣瓘仕至朝議大夫區有鄰仕至大理寺丞

連州城西大雲巖留題

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惇頤茂叔尚  
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懋之熙寧元

年十二月十六日同遊

德慶府三洲巖留題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肇慶府星巖留題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  
附蔣繁已東龍昌洞行記云循灑而上有  
溪湛然者龍昌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  
者溪口也繇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

一瀑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  
而對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  
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屑玉而亂下者峯  
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剝有石如乳中可藏  
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恠壁也山迴水  
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  
而向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茲境盡  
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

一二曲折恍然欹崖若闕迎舟而通益見  
溪山幽束澄湛秀拔層巒恠峯下鑑淵底  
鏡者螺者若踊若紆又得其氣象淒爽常  
若秋至澗草岩花異卉闐發龍潭窪深雷  
電書伏是時子與游者浩然而觴覺其身  
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飲之多也然亦恐  
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  
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

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掛猿飛雉飲啄而  
下上游鱗水鳥出沒於前後葆蓋嘉樹可  
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  
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恠萬象  
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頃臆漿鳴嘔啞漸出  
平曠竹林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  
昌之大槩也子與游者愛賞不已既而歎  
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



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國神工有  
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  
久不爲人所知爾予嘗嘗閱洗源圖有漁  
者颺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  
仙人霞裾飄然俯蟠枕飲嘉客而已然而  
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可知其必勝也亦  
欲寫爲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  
然恐與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

以此故不必畫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鈞  
鉤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歟故予爲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  
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徃之不密  
故未始以爲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  
溪矣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  
者梯崖磴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爲勝  
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

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較其幽深  
偉絕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  
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  
漲於盛夏予之游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  
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  
石之趣是行也與予為三今輒厚自誇大  
亦命之為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  
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於後來者昔游

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將槩記

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泝峽至秣歸  
聞龍昌之勝與廬陵將槩洪崖彭德純  
同遊將槩為之記  
因附載行記之後

遺事 朱張語錄  
附見于後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虔時  
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為  
守所知公視其氣兒非常人與語果為學  
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郡官故事當舉代

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廢科舉之業  
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  
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  
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吾受學於周茂叔  
今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徐寓問濂溪先生教程子尋孔顏樂處  
蓋其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  
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不了非初學所  
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  
非二程之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  
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如克己復  
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會成

孰充達向上去。甘節問周子令程子  
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  
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答曰人之所  
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  
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  
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  
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三段晦  
菴語錄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  
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  
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  
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一本作風  
天小畜卦君  
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

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  
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  
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  
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  
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  
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墾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周茂叔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  
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字  
可了

又曰周茂叔窮禪客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  
同朱光庭公接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  
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  
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  
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  
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衆  
言其所論一苟今按康節之書自有曰天

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  
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  
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  
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  
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  
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  
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四方之遊於高賢

無一日之雅

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其詞  
云臣伏見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軍事周惇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  
臨蒞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  
穀繁難任使如家 朝廷擢用後犯正  
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  
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亦會清獻在

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

云云見  
萍鄉本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  
早王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  
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  
至忘寢食

荆公爲提刑在嘉祐五年時荆公年四  
十先生年四十四

謝無逸誌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  
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且是待他  
日茂叔來訂之

孔延之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  
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

呂陶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  
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  
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

判忠諫拯憂事雖貴育之力亦莫亢其勇  
哲宗 徽宗實錄云伊川年十四五與明道  
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  
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  
三日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乃之洛伊

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

見謝氏性  
學淵源

朱震進易傳表曰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



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傳邵雍放以河  
圖洛書傳李漑漑以傳許堅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  
傳程顥程頤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李愿中先生答朱元晦書云承惠示濂  
溪遺文極荷愛屋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

不曾見全本今乃得一觀嘗愛書曾真作  
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曾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  
絕佳曾中灑落即作為盡灑落矣學者至  
此雖甚遠然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曾  
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  
養如此

營道何弃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

豫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  
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草  
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  
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三公與之同時而  
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  
濂溪之周至公蕃衍云

朱文公云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  
以爲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  
襟袖灑落有僊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  
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  
兩程子也

葉賀孫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章及心一也  
一章謂程子承周子一派都自太極中發  
明曰然

或問周子是上面去見得如此先生曰也未  
見得是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

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之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董銖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婚

公濂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固大道理占地位了太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周子看得這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

字都括盡了已上八段  
晦庵語錄

侍坐正真堂論濂溪爲道學宗主乃在道州

可謂此邦盛事對曰濂溪不由師授真所謂自得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夸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南軒語錄  
答程荷問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